



二战海军空战史

闫新
编著



目 录

日军空袭珍珠港	1
北海上的战幕	7
地中海上空的战斗	16
大西洋决战	25
日军推进印度洋	33
珊瑚海海战和中途岛海战	44
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	57
大西洋上的胜利	69
航空母舰大战	82
日本军国主义的彻底失败	95

日军空袭珍珠港

1941 年 12 月 7 日(星期天)6 点零分

飘扬着日本海军旗的 6 艘日本航空母舰舰首溅起雪白色的浪花，开始转向顶风航行，以便让那些致敌于死地的飞机起飞。当渊田美津雄海军中佐的飞机轰鸣滑过旗舰“赤城号”颠簸的飞行甲板跃入晨空时，舰员们热烈地三呼万岁，祝他马到成功。15 分钟内，183 架飞机——97 式鱼雷机和 97 式高空水平轰炸机、99 式俯冲轰炸机和零式战斗机，朝着南面大约 230 海里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在夏威夷瓦胡岛上的主要基地珍珠港呼啸而去。日本进行了抉择，要跟美国进行一场战争，而迄今最强大的一支海军航空兵集结力量，正风驰电掣般地飞向战场。

在太平洋，早就蕴酿着一场战争。日本人在中国发动的战争已经受阻，他们渴望获得东南亚以及荷属东印度的石油和其它资源，来维持其军事机器的运转。1941 年的夏天看来是夺取这些地区的大好时机。战争在欧洲已经进行了两年多，一支英国部队被围困在苏伊士运河区，并正在为继续控制苏伊士运河而战；法国被打败了；俄国在遭受德国人的野蛮屠杀，而美国人的眼睛则盯在大西洋上发生的严重事件。事实上，美国海军和德国潜艇已经在进行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了。1941 年 7 月，日本人开始南进，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美国早就怀疑日本有侵略法属印度支那的野心，于是，它要求日本立即从那里撤走。当日方对此最后通牒置之不理时，华盛顿

开始对日本实施石油和其它物质禁运。控制了政权的日本军界，决定用战争来回答美国人的威胁。

象在整个历史过程中战略家所做的那样，日本人是按照上一次战争的模式准备这场战争的。在和美国的对抗中，他们计划用舰队夺取菲律宾，进攻东印度，进而在中太平洋与向前推进的美国人遭遇，堂堂正正地打一场大海战。但是，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设想了一个更加大胆的计划。山本曾任驻华盛顿的海军武官，亲眼看到了美国的工业生产能力。他说，跟美国打仗，日本没有希望赢得胜利，“除非在夏威夷海域把美国舰队歼灭。”

山本强烈要求派遣一支航空母舰部队，趁美国战列舰和航空母舰在珍珠港锚泊的时候对其实施突然袭击。进行这一行动可以充分利用日本海军力量在太平洋上的暂时优势——战列舰 10 对 9 艘，航空母舰 10 对 3 艘。这样的攻击是有许多先例的。日本用大规模的奇袭方式发动了对俄和对华战争。并且，美国海军在 1932 年进行舰队演习的时候，哈里·E·亚纳尔海军上将就曾在一个平静的星期天早晨成功地“袭击”过珍珠港。山本力排众议，坚决认为只要使美国舰队瘫痪，日本就可征服菲律宾、新加坡和东印度而不受阻碍；然后后撤，从千岛群岛到马来亚之滨建立一条坚强的防线。利用内线的交通和补给线，帝国海军就可以打垮对这一防线的所有进攻。西方盟国在遭到沉重损失而无力从事两洋战争的时候，他们将被迫就范，接受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统治。

日本进行袭击珍珠港的准备时，一个掩饰日本人企图的外交“芭蕾舞团”正在东京和华盛顿周旋。日本海

军最有经验的飞行员和机组人员被派去执行 Z 计划——即所知的珍珠港作战，技术人员则投入研制工作，改进穿甲炸弹，使鱼雷可以在珍珠港的浅水域正常使用。日方给每个飞行员都规定了攻击目标，并进行了攻击训练。最后，到 1941 年 11 月 26 日，第一航空舰队的航空母舰“赤城号”、“飞龙号”、“苍龙号”、“加贺号”、“翔鹤号”、“瑞鹤号”，搭载 425 架飞机，在两艘战列舰和其它警戒舰艇护航下，由司令官南云忠一海军中将率领，消失在北太平洋的茫茫大雾中。与此同时，美国情报部门得到报告，日本军队有在东南亚沿岸运动的迹象。11 月 27 日，华盛顿向在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司令赫斯本德·E·金梅尔海军上将报警，通知他，菲律宾、泰国或婆罗洲可能要受到攻击。金梅尔相信夏威夷不会有迫在眉睫的危险，没有下令让他的舰队保持戒备——设置防雷网，升起拦阻气球，或者疏散他的飞机。

瓦胡岛上的云层刚刚散开，朝阳斜射着空荡的海面。日本飞机在上空发出的嗡嗡响声没有被人发觉。将近 7 点的时候，“沃尔德号”驱逐舰报告说，在珍珠港的入口附近发现一艘来历不明的潜艇，并对它进行了深水炸弹攻击。这份报告在送往金梅尔司令部的时候被耽搁了。不一会儿，瓦胡岛北端的两个陆军雷达兵发现一群飞机从东北方向快速飞来，他们的上司不加核对就把这群飞机当成了从西海岸飞来的 B-17 飞行堡垒编队。

“珍珠港仍然沉睡在晨雾里。”一位日本飞行员后来回忆说，“港内平静宁谧，瓦胡岛甚至没有一缕从舰船上升起的云烟。一座座兵营井然有序，宛若白带晃动的小汽车队在爬向山顶，各个方向都有极好的攻击目标。”7 艘战列舰复盖着天蓬，并排停靠在位于珍珠港中部的福

特岛东侧，旗舰“宾夕法尼亚号”在干船坞里。对美国人来说，幸运的是3艘航空母舰都不在港内。“萨拉托加号”正在西海岸进行修理，而“列克星敦号”和“企业号”正在向驻守威克岛和中途岛的海军陆战队运送飞机。

港内的舰只刚刚苏醒。许多军官和水兵利用周末上岸度假，有的正在用早餐。檀香山广播电台播放着轻音乐，教堂的钟声柔和地在涟漪沸沸的水面上缭绕荡漾。7点55分，部分水兵按照惯例开始升旗，有的人漫不经心地看到一群飞机掠过葱郁的山峦，向基地北边飞来。突然，飞机向福特岛机场俯冲，炸弹的爆炸声把星期天早晨的和平气息一下子撕得粉碎。

分布在岛上四周的希凯姆机场、惠列尔机场、埃瓦机场和卡内欧黑机场是日本战斗机和俯冲轰炸机的第一批攻击目标。为了准确地进行攻击，有的轰炸机俯冲到离地面几百英尺时才投弹。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大批飞机比翼排列得整整齐齐，宛如参加一次大检阅似的。美国飞机被炸得歪七扭八，燃烧的破片横飞。只有少数几架飞机侥幸起飞，但很快被高度灵活的零式战斗机击落。地勤人员和飞行员从破烂不堪的飞机上抓起机枪进行抵抗，却无济于事。仅仅才几分钟，日本人彻底敲掉了瓦胡岛的空防。渊田海军中佐从一架高空水平轰炸机上观察了美国人挨炸的情况，向“赤城号”上的南云海军中将拍发了密码信号：“托拉……托拉……托拉”（虎……虎……虎），报告奇袭成功。

97式鱼雷机从几个方向突入，在刚刚高过水面40英尺的高度上，十分准确地发射了鱼雷。一等飞行兵曹森拾三忽然发现一艘战列舰隐隐约约出现在“我的飞机

正前方，象一座巍峨的山峰耸立在轰炸机前面。”他冒着猛烈的高射炮火继续向前飞。“准备投雷……预备……放！”森拾三用力拉动投雷拉杆，他感到投雷的一刹那飞机如释重负，向前一跃。敌人的防御火力越来越猛。他驾机转向，向南面的海上飞去。他说：“我感到十分可怕，在离开目标区之前，我的衣服都被汗浸湿了。”

停靠在外侧的每一艘战列舰都多次遭到了鱼雷攻击，珍珠港内比比升起水柱。当渊田带领他的轰炸机队飞到战列舰群的上空进行毁灭性轰炸时，高射炮火在他的机身四周爆炸，炮弹的黑色硝烟到处迷漫。他感到，他的飞机好象“被大棒猛敲了一下”，但没有直接中弹。他在轰炸航向上，透过机舱底板上的观察孔，盯着刚投下的炸弹。“我看到4颗炸弹一股劲地往下落。目标是两艘战列舰，并排停靠在前方。炸弹变得越来越小，终于看不见了。我屏住气，直到左边那艘舰上突然间升起两小团浓烟。我喊道：‘两弹命中！’”

战列舰“亚利桑那号”爆炸的巨大力量震撼着渊田的飞机。“亚利桑那号”中了一条鱼雷，这时，一颗穿甲炸弹又穿透了它的钢甲板，引起舰首弹药舱爆炸。舰体巨大的破片被抛到几百英尺上空，黑红色烟云升腾翻滚，熊熊燃烧的烈火吞噬和扫荡着“亚利桑那号”，使它成了近1,100名官兵丧命的地狱。

“西弗吉尼亚号”中了6条或7条鱼雷，左舷被炸开一道长120英尺、宽15英尺的裂口并翻倒在水泊中。“俄克拉何马号”三处中雷，倾覆沉没。“加利福尼亚号”中了两条鱼雷，只是靠对称舷注水才免于翻覆。“马里兰州”、“田纳西号”和“宾夕法尼亚号”没有受到严

重损坏，但由于被沉舰“亚利桑那号”和“西弗吉尼亚号”堵塞，“马里兰号”和“田纳西号”无法出海，而“宾夕法尼亚号”却在船坞里。只有“内华达号”，虽然它舰首中雷，受伤很重，但在遭受攻击时有两台主锅炉供气，可以航行。

第二波进攻的飞机共 170 架，这批飞机于 8 点 54 分继续猛烈攻击了滚滚浓烟和油烟笼罩的机场和舰船。俯冲轰炸机走马灯似地攻击了“内华达号”，而它却受到了从“亚利桑那号”船体溢出的猛烈燃烧着的燃油的保护。日本飞机试图在珍珠港的狭窄入口处把它击沉。狂轰滥炸尽管达到了顶峰，密集的高射弹幕却保护了“内华达号”。但是，由于它急于夺路，结果在霍斯皮特尔角搁浅。倒霉透顶的是，从正在返航的“企业号”飞来的 18 架 SBD 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和从美国本土飞来的 12 架飞行堡垒式飞机，刚好遇上日本人攻击，遭到了零式战斗机的猛攻。它们当中有些根本来不及自卫就被日本人击落了。其余的则成了向上空一切飞机开火的美国高射炮手的牺牲品。一个飞行员喊道：“不要开炮！不要开炮！这是美国飞机！”紧接着，他的无线电波就消失了。

将近两个小时，日本人统治着珍珠港的天空。直到 9 点 45 分，日本人随心所欲地进行轰炸扫射，参加攻击的飞机共计 353 架。到它们返回母舰的时候，被油层覆盖的锚地布满了几乎包括太平洋舰队全部战斗力量的 19 艘舰船的残骸。估计有 265 架各种飞机被击毁，只剩下极少数可用。美国人伤亡惨重，总计 2,403 人死亡，1,178 人受伤；日本人损失飞机 29 架，飞行员 55 人。

返回“赤城号”后，得意洋洋的渊田要求南云海军

中将再发起一次攻击，摧毁珍珠港的修船厂和油库，并建议派出搜索机寻找可能在瓦胡岛南边的“企业号”和“列克星敦号”。南云没有同意，他指出，和油船的会合点已经确定，如果机动部队耽搁，部队就将缺油。于是，他下令北撤，同来时一样，日本人迅速地、静悄悄地溜走了。

日本海军航空兵使美国海军蒙受了它有史以来最惨重的失败。正如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所说，1941年12月7日是美国的“国耻日”。然而，日本人仅仅取得了暂时的胜利。除了“亚利桑那号”外，被炸沉的战列舰都从珍珠港的泥淖中打捞起来。“俄克拉何马号”是不行了，其余的都可重新投入战斗。日本人错误地忽视了美国人的油库和工厂。对他们最为不利的是，摧毁美国航空母舰的算盘落了空。在战争初期，由于不能依靠战列舰，美国人不得不启用航空母舰作为太平洋战争的主要海军武器，快速航空母舰特混舰队成了美国海军成功地进攻日本的先锋。

北海上的战幕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皇家海军首先在海上使用了飞机。1918年7月19日，从母舰上起飞的飞机首先攻击了敌军目标。6架索普威思骆驼式飞机轰炸了在北海特纳的齐柏林式水上飞机机库。这次攻击，彻底摧毁了一直轰炸伦敦用的两架齐柏式水上飞机。虽然有4架索普威思骆驼式飞机未能返回“暴怒号”航空母舰，但付出这个代价是值得的。然而，在大战结束前，皇家

海军却失去了它的航空兵，把领导权移交给了新成立的皇家空军，不论是陆上飞机或舰载机，都归皇家空军全权指挥。这种强加于人的结合，使皇家海军白白赔了2,500架飞机和55,000人的“嫁妆”。此后20年，一直没有恢复海军对海上飞行的指挥权。这时的英国海军航空兵，比起一直掌握飞机指挥权的美国海军和日本海军来说，无疑是走了一大截下坡路的。

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皇家海军为了从有限的国防开支中合理地分得一份经费而奋斗不息，但结果却很不妙。它所得到的飞机寥寥无几，而且大都是用陆上飞机改装的，并非专门设计在海上使用，比起美国和日本航空母舰上使用的飞机，实在是相形见绌。当英国向纳粹德国宣战的时候，海军航空兵有7艘航空母舰，232架作战飞机，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只有700人。除了23,000吨的“皇家方舟号”（载机60架）外，其余几艘航空母舰全是老舰。大多数飞机是老掉牙的帆布双翼机，如1931年开始服役的老态龙钟的剑鱼式鱼雷机、海上斗士式战斗机和笨拙的海象式水上飞机。只有大鸥式飞机比较先进，是双用途单翼机，既可作战斗机，也可以作俯冲轰炸机使用。当它是一架出色的俯冲轰炸机时，速度还是比它想击落的德国轰炸机慢。

但是，海军航空兵的飞行员、观察员和炮手都很能干。在那些患难与共的岁月里，他们象同胞兄弟一样亲密，充满了活力和热情。他们自豪地坚信，不论发生什么战争，海军航空兵都具有决定性作用，他们充分利用了有限的装备和那些陈旧不堪的飞机。战争爆发的时候，在北冰洋水域、北大西洋、地中海和太平洋，作战屡遭挫折，面对这种局势，他们不屈不挠、信心百倍地战斗，

成了传奇式的人物。

对于英国来说，幸运的是德国人也忽视了海军航空兵。飞狼(德国空军)总司令赫尔曼·戈林控制了全部空中作战。他宣称，“一切飞的东西都归我”，但大海与他毫不相干。曾有一艘航空母舰“格拉夫·齐柏林号”动工，但永远没有造好。1942年，德国讨论过要把“欧罗巴号”和“波茨坦号”邮船改装成辅助航空母舰(“欧罗巴号”载机42架，“波茨坦号”载机20架)，但只是一纸空文，因为德国根本没有适合航空母舰作战的飞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初几个月，英国海军航空兵毫无作为，对它来说，战争是徒有其名。但没过多久，它就对企图切断英国海上交通线的德国潜艇展开了攻势。英国海军部以航空母舰“皇家方舟号”和“勇敢号”为核心，建立了两支反潜部队。这些舰只装备很差，很难完成赋予它们的使命。皇家海军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学家S·W·罗斯基尔海军上校查阅了要它们冒这个风险的决定。那是来自当时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的压力，他命令舰队继续攻击德国潜艇，“而不是让运输船队和护航舰只全力采取防御战略。”但不久，猎潜舰只反而成了被猎者。9月14日，“皇家方舟号”在赫布里底群岛以西遭到“U-39号”潜艇对它进行的一次鱼雷齐射。幸亏鱼雷引信失灵，鱼雷提前爆炸了，才使这艘航空母舰免遭厄运。护航驱逐舰立即发起反攻，击沉了这艘德国潜艇，俘获了它的舰员。

3天后，22,500吨的“勇敢号”却没交到好运。“U-29号”潜艇根据在西部海岸水域的另一艘潜艇的报告，去截击一支运输船队，途中发现远处有一艘航空

母舰。德国潜艇艇长望洋兴叹，无法发动攻击。可是，“勇敢号”却大出意外地开始减速，收回它的48架飞机中的部分飞机，而担负警戒的两艘驱逐舰全都派去支援一艘正受攻击的商船。德国潜艇乘虚而入，溜到距目标只有3,000码的地方仍没有被发现，它朝航空母舰发射了3条鱼雷。其中两雷命中，仅仅15分钟，“勇敢号”连同它的518名官兵就沉没了。“U-29号”潜艇规避了护航舰只的深水炸弹攻击，安全返回基地，取得了德国海军在战争中的第一个著名胜利。“勇敢号”的沉没，使英国海军部最终确认，航空母舰不适于反潜战。

英国人忧心忡忡，害怕德国水面部队发动攻击会造成浩劫，于是用剩下的5艘航空母舰组织了几支游击搜索部队。它们在海上成扇面展开，在战争的头几个月，搜索了大约600万平方英里的海洋。唯一作战的是以“皇家方舟号”为核心的K舰队。1939年9月25日，K舰队首先驶入北海，“皇家方舟号”上的大鸥式飞机击落了一架飞临舰队上空的多尼尔-18式飞机，这是这场战争中被英国飞机击落的第一架德国飞机。

舰载机在各种气象条件下的起降，完成远程搜寻以及进行远离基地的作战活动，即使没有跟敌人接触，机组人员的技能也能得到提高。航空母舰在海上出现，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有力的武器，德国的指挥官们弄不清什么时候飞机会在他们的头上扔炸弹。事实上，威力强大的“格拉夫·斯比号”舰长汉斯·兰斯道夫就相信了英国人巧妙布设的骗局，以为“皇家方舟号”正在普莱特河河口等着他。这个骗局对汉斯·兰斯道夫下决心凿沉他的军舰起了很大作用，而这时航空母舰实际上还在2,000海里之外。

1940年初春，德国人和英国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延绵曲折的挪威海岸线上。为了避免被皇家海军俘获，运载瑞典铁矿砂（它对德国的战争努力至关重要）的德国船只，践踏挪威的中立，突破封锁线紧靠挪威海岸航行。英国人计划用水雷封锁海岸水域，迫使德国船只进入公海。德国人惊恐不安，抢先发动攻击。1940年4月9日，尽管皇家海军掌握着这一带的制海权，德国人还是大胆进犯挪威。挪威进行了微弱抵抗，进犯者迅速占领了纳尔维克、卑尔根、奥斯陆、特隆赫姆和其它一些要镇。一支相当大的英国特混舰队，包括“暴怒号”航空母舰，被派去堵截德军的入侵，但由于仓促起航，连它的战斗机中队也没有搭载，使这艘航空母舰在作战中根本发挥不了任何作用。

皇家海军很快明白，把舰只派到敌人岸基轰炸机作战范围内而没有战斗机掩护，是要付出高昂代价的。当英国舰队在挪威海岸航行时，近90架德国轰炸机猖狂地对它轰炸了3小时，击伤了战列舰“罗德尼号”和3艘巡洋舰，击沉1艘驱逐舰。德国人的成功，无论是在战术上还是在战略上，都是胜利。英国舰只被迫撤到德国轰炸机的作战半径以外，不能进攻德国的入侵部队，或者切断德国和挪威之间的海上交通线。

第二天，英国人进行了还击。4月10日，16架大鸥式飞机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从奥克尼群岛的哈特斯通起飞，朝着300海里外的卑尔根飞去，那里锚泊着德国的巡洋舰“柯尼斯堡号”。每架飞机携带一颗500磅炸弹，满载燃油，有的十分吃力地滑过了跑道，隆隆地升到了空中。两小时后，朝阳冉冉升起，飞机飞过弯弯曲曲的挪威海岸线，爬高到8,000英尺。飞抵卑尔根后，大鸥

式飞机发出尖厉的呼啸声朝惊愕失措的德国人俯冲，炸弹有的直接命中“柯尼斯堡号”，有的就近爆炸。“柯尼斯堡号”烈火熊熊，接着便爆炸了，沉没在泊地，成了这次战争中俯冲轰炸的第一个牺牲品。英国飞机低空穿过密集的高射炮火，成Z字形航线飞向卑尔根湾，除了一架飞机外，都巧妙地撤出了战斗。安全系数如此之高，甚至当它们在哈特斯通着陆时，还没有滑完跑道就有几架飞机的引擎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接着就灭火了。它们的燃油都烧光了。英国广播公司在一次广播节目里冷嘲热讽地报道说：黑夜把海军航空兵的最突出的成就送给了皇家空军，可是皇家空军的轰炸机在前一天并没有找到“柯尼斯堡号”。

几乎在进行这场攻击的同时，一支英国驱逐舰编队杀入纳尔维克港，击沉了2艘德国驱逐舰，击伤了另外3艘，还有5艘驱逐舰没有受创。4月13日，战列舰“厌战号”和航空母舰“暴怒号”受命前去摧毁它们。航空母舰的剑鱼式飞机会同从“厌战号”弹射起飞的一架剑鱼式飞机，为战列舰15英寸大炮找到了目标。“厌战号”猛烈开火，摧毁了一艘驱逐舰，剑鱼式飞机进行了轰炸，并击沉一艘埋伏在峡湾里的德国潜艇。

对英国人来说，这是在挪威阻击战中最后取得的真正战果。他们无法克服德国人最初发动突然袭击时取得的那些有利条件，并且，他们的反击措施计划不周，没有规定明确的作战目标。由于皇家空军没有可以从英国本土基地飞达挪威的远程飞机，海军航空兵受命把一支第一流的岸基飞机编队投入战斗，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尝试。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反复被派去驾驶根本不能完成所赋任务的老式飞机，为毫无成功希望的作战行动牺牲

自己。飞行条件很坏，突如其来的暴风雪，雾霭中突露的山峰，使这次作战成了飞行员的恶梦。战斗结束前，海军航空兵的损失几乎占全部起飞飞机的三分之一。

然而，英国加强了在挪威的战斗。4月23日，“皇家方舟号”和“光荣号”航空母舰驶到特隆赫姆外海，大鸥式飞机从舰上起飞，支援了英军登陆作战。慑于怕遭到德军空袭，母舰停留在离岸大约100海里的地方，这对他们的飞机很不利。当英国飞行员竭力击败容克88式飞机对登陆场的轰炸时，他们发现自己的飞机速度太慢，追不上德国飞机。而且，燃油也不够了。大鸥式飞机不得不返航，但它们降落在航空母舰上之前，有3架飞机因为汽油烧光而坠毁。第二天上午，26架剑鱼式飞机和10架大鸥式飞机攻击了德军，击毁敌机3架，击伤补给船3艘，但自己也有4架飞机被击落，另有7架因燃油耗尽而坠毁。英国飞行员十分恼火，他们发现鱼雷在挪威海湾的浅水水域没有到达目标就爆炸了。

“皇家方舟号”上的一位大鸥式飞机驾驶员、皇家海军陆战队的里查德·T·帕特里奇少校(曾参加过那次对“柯尼斯堡号”巡洋舰的攻击)，在一次扫射中击落了一架德国飞机，接着自己也被击落。他在一个封冻的湖上迫降，和他的观察员一起踏着厚厚的积雪，挣扎着到了附近的一个小屋。英国飞行人员刚刚安顿下来歇息，被他们击落的那架德国轰炸机的机组人员破门而入。整个晚上，双方都未采取行动。天刚破晓，一支挪威雪橇巡逻队把他们全部活捉，结果却给了英国人雪橇和一张到海岸的路线图。帕特里奇返回“皇家方舟号”后毫不夸张地说：“我们靠步行、坐车和乘船，游遍了挪威的大片国土。我们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很美丽的国家。”

德军向北推进到纳尔维克。英军在这里对海岸发动了另一次进攻。18架皇家空军的斗士式战斗机从“光荣号”航空母舰起飞，在一个封冻湖上空迅速击落了6架敌机，但它们随后也被击落，多数焚毁。海象式水上飞机和剑鱼式飞机遇到的敌机，速度比它们快2倍，火力猛5倍。但一架海象式飞机还是击落了一架容克88式飞机。一位剑鱼式飞机的驾驶员简短地报告：“有3架亨克尔式飞机在追击我。”他大概正在驾机飞走。有一次飞行巡逻，也由于一架剑鱼式飞机和两架斗士式飞机遇到暴风雪后迷航撞山而告吹了。

德军突破西部防线后，糟糕透顶的挪威战役也接近尾声。皇家空军残余的斗士飞机和为数无几的飓风式战斗机会合后返回“光荣号”航空母舰，准备撤退。尽管飓风式的飞行员从未在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降落过，飞机上也没有降落阻拦装置，但他们还是在航空母舰上安全降落了。“光荣号”由两艘驱逐舰护航，驶往斯卡帕湾的海军基地。6月8日，它与德国战列巡洋舰“格奈森诺号”和“沙恩霍斯特号”遭遇。出于某些原因，它的飞机没能起飞进行防御巡逻，而且时间刻不容缓，携带鱼雷的剑鱼式飞机也未来得及起飞。德国军舰11英寸大炮迅速解决了这艘时运不佳的航空母舰。两艘驱逐舰也被击沉，但其中一艘（“阿卡斯塔号”）在沉没前向“沙恩霍斯特号”发射了一条鱼雷，使它受到重创。这3艘军舰上的1,561名舰员和飞行人员，只有46人在冰冷的北冰洋里获救。

“沙恩霍斯特号”勉强驶进了特隆赫姆。6月13日，“皇家方舟号”派出16架大鸥式飞机，为被击沉的“光荣号”报仇雪恨。这次行动，是挪威战役失利的倒霉例

证。那天，天空清澈如洗，不能发动奇袭，而敌人的高射炮火却十分猛烈。俯冲轰炸机在进行攻击之前就遭到了占绝对优势的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的猛烈拦截。只有一颗炸弹命中了战列巡洋舰，却偏偏没有爆炸。英国飞机损失 8 架，其中有帕特里奇少校的飞机。他的飞机虽然烧得破败不堪，但他本人 5 年后还是作为一名战俘生还了。一星期后，“沙恩霍斯特号”驶往基尔准备修理，途中，6 架剑鱼式飞机对它发动了一次无效攻击，而且有两架飞机被击落。

挪威悲剧就这样结束了。悲剧中唯一闪烁发光的东西是那些作战牺牲的人们的勇敢。罗斯基尔海军上校这样写道：“在那些痛苦的日子里，年青人成了海战和空战的先锋，他们坚韧不拔的作战意志熠熠生辉，和在本土上危及全盘作战的优柔寡断、举措失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但挪威战役并非是英国人的彻底失败。这次战役清楚地表明，要在敌岸基飞机作战范围内进行舰队行动，非常有必要成立一支装备先进飞机的强大海军航空兵。皇家空军的飞行员们驾驶飓风式飞机在“光荣号”上起降，这证明高速飞机完全可以用于航空母舰作战。英国海军部这才着手要得到这种飞机。在这次战役期间，还进行了用雷达引导飞机的首次试验。挪威战役后，英国皇家海军及时组织了一些远洋快速航空母舰特混舰队，这对赢得战争胜利起了很大作用。